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一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十三回　懺宿　　鳳姐托村嫗　釋舊憾情婢感痴郎

下一回▶

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，見人少了，更加混說起來，唬的衆人都恨，就有兩個女人攙着。趙姨娘雙　　跪在地下，說一囬，哭一囬，有時　　在地下叫饒，說：「打殺我了！紅鬍子的老爺，我再不敢了。」有一時雙手合着，也是叫疼。眼睛突出，嘴裡鮮血直流，頭髮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那時又將天晚，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，居然鬼嚎一般，無人敢在他跟前，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，趙姨娘一時死去，隔了些時又囬過來，整整的鬧了一夜。

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語，只裝鬼臉，自己拿手撕開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像有人剥他的樣子。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来，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。正在危急，大夫来了，也不敢胗脉，只嘱咐「辦後事罷」，說了起身就走。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：「請老爺看看脉，小的好囬稟家主。」那大夫用手一摸，已無脉息。賈環聽了，然後大哭起来。衆人只顧賈　　，誰料藤本作：料理趙姨娘。只有周姨娘心裡苦楚，想到：「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！况他還有兒子的，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！」於是反哭的悲切。且說那人赶囬家去囬稟了。賈政卽派家人去照例料理，陪着　　兒住了三天，一同囘來。

那人去了，這裡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。又說是「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，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。」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，甚

是着急，看着鳳姐的様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，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，本來事也多，竟像不與他相干的。平兒在鳳姐跟前只　　勸慰，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，只打發人來問問，並不親身來看。鳳姐心裡更加悲苦。賈璉回来他没有一句貼心的話。鳳姐此時只求速死，心裡一想，邪魔悉至。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，漸近牀前說：「姐姐，許久的不見了。做妹妹的想念的狠，要見不能，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。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，偺們的二爺糊塗，也不領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，把他的前程去了，叫他如今見不得人。我替姐姐氣不平。」鳳姐恍惚說道：「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，妹妹不念舊惡，還來瞧我。」平兒在旁聽見，說道：「奶奶說什麽？」鳳姐一時蘇甦，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來索命。被平兒呀甦，心裡害怕，又不肯說出，只得勉强說道：「我神魂不定，想是說夢話。給我搥搥。」

平兒上去搥着，見個小丫頭子進來，說是「劉老老來了，婆子們帶着来請奶奶的安。」平兒急忙下來說：「在那裡呢？」小丫頭子說：「他不敢就進來，　　聽奶奶的示下。」平兒聽了點頭，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，便說道：「奶奶現在養神呢，暫且叫他等着。你問他來有什麽事麽？」小丫頭子說道：「他們問過了，没有事。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没有報纔來遲了。」小丫頭子說着，鳳姐　　見，便叫「平兒，你來，人家好心来瞧，不要冷淡人家。你去請了劉老老進来，我和他說說話兒。」平兒只得出来請劉老老這裡坐。鳳姐剛要合眼，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，就像要上炕似的。鳳姐着忙，便叫平兒說：「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！」連叫兩聲，只見豐兒小紅赶來說：「奶奶要什麽？」鳳姐睜眼一瞧，不見有人，心裡明白，不肯說出来，便問豐兒道：「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？」豐兒道：「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麽。」鳳姐定了一會神，也不言語。

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来，說：「我們姑奶奶在那裡？」平兒引到炕邊，劉老老便說：「請姑奶奶安。」鳳姐睜眼一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說：「老老你好？怎麽這時候纔來？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麽大了。」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，神情恍惚，心裡也就悲　　起來，說：「我的奶奶，怎麽這幾個月不見，就病到這個分兒。我糊　　的要死，怎麽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！」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。青兒只是笑，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，便叫小紅招呼着。劉老老道：「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，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愿，從不知道吃藥的。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麽了罷？」平兒　　着那話不在理，便在背地裡扯他。劉老老會意，便不言語。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，扎挣着說：「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，說的不錯。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，你知道麽？」劉老老咤異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端端一個人怎麽就死了？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，這便怎

麼樣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怕什麼，他　　有老爺太太呢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姑娘，你那裡知道，不好死了是親生的，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。」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衆人都來解勸。

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，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，也哭起來。鳳姐一面哭着道：「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沒有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的名字　　是他起的呢，就和乾娘一樣，你給他請個安。」巧姐兒便走到跟前，劉老老忙拉着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不要折殺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来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怎麼不認得。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　　小，前年你來，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蛐蛐兒，你也没有給我，必是忘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老糊　　了。若說蛐蛐兒，我們屯裡多得狠，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，若去了，要一車也容易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然你帶了他去罷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姑娘這樣千金貴體，綾羅裹大了的，吃的是好東西，到了我們那裡，我拿什麼哄他頑，拿什麼給他吃呢？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。」說着，自己　　笑，他說：「那麼着，我給姑娘做個媒罷。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，也有大財主人家，幾千頃地，幾百牲口，銀子錢亦不少，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，有玉的。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，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，也箄是天上的人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說去，我願意就給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是頑話兒罷咧。放着姑奶奶這樣，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　　不肯給，那裡肯給庄家人。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頭太太們也不給。」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，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。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，漸漸的就熟起来了。

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，攪繁了鳳姐，便拉了劉老老說：「你提起太太來，你還没有過去呢。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，也不枉來這一　　。」劉老老便要走。鳳姐道：「忙什麼，你坐下，我問你近来的日子　　過的麼？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：「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」，說着，指着青兒說：「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。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，家裡也挣了好幾畝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種些菜蔬瓜菓，一年賣的錢也不少，儘彀他們嚼吃的了。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，在我們村裡　　過得的了。阿彌陀佛，前日他老子進城，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，我就幾乎唬殺了。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，我纔放心。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，我又喜歡，就要来道喜，爲的是滿地的庄家来不得。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没有了，我在地裡打豆子，　　見了這話，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，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塲。我合女壻說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不管眞話謊話，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。我女兒女壻也不是没良心的，聽見了也哭了一囲子，今兒天没亮就赶着我進城來了。我也不認得一個人，没有地方打　　，一徑來到後門，見是門神都糊了，我這一唬又不小。進了門我周嫂子，再找不着，撞見一個小姑娘，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，

攆了。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遇見了熟人，纔得進来。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。」說着，又掉下淚來。平兒等着急，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說了半天，口乾了，偺們喝碗茶去罷。」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，青兒在巧姐兒那邊。劉老老道：「茶倒不要。好姑娘，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，哭哭老太太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不用忙，今兒也赶不出城的了。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來的。別思量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姑娘是你多心，我知道。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你瞧去妨碍不妨碍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說是罪過，我瞧着不好。」

正說着，又聽鳳姐叫呢。平兒及到床前，鳳姐又不言語了。平兒正問豐兒，賈璉進來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語，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進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麼。囬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：「奶奶不吃藥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吃藥。怎麼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麼！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。」平兒見賈璉有氣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出来鳳姐耳邊說了一聲。鳳姐不言語，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。賈璉道：「有鬼叫你嗎！你擱着叫誰拿呢？」平兒忍氣打開，取了鑰匙開了櫃子，便問道：「拿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偺們有什麼嗎？」平兒氣得哭道：「有話明白說，人死了也願意！」賈璉這閣本和藤本作：道：「還要說麼！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。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，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，你說有麼？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麼？誰叫我應這個名兒！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。你不依麼？」平兒　　了，一句不言語，將櫃裡東西搬出。只見小紅過來說：「平姐姐快走，奶奶不好呢。」平兒也顧不得賈璉，急忙過来，見鳳姐用手空抓，平兒用手攥着哭叫。賈璉也過來一瞧，把脚一跺道：「若是這樣，是要我的命了。」說着，掉下淚来。豐兒進來說：「外頭找二爺呢。」賈璉只得出去。

這裡鳳姐愈加不好，豐兒等不免哭起來。巧姐聽見赶來。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裡念佛，搗了些鬼，果然鳳姐好些。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，也過来了，先見鳳姐安靜些，心下畧放心，見了劉老老，便說：「劉老老，你好？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劉老老便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不及細說，只言鳳姐的病。講究了半天，彩雲進来說：「老爺請太太呢。」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，便過去了。鳳姐鬧了一囬，此時又覺清楚些，見劉老老在這裡，心裡信他求神禱告，便把豐兒等支開，叫劉老老坐在頭邊，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怪的樣。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，什麼廟有感應。鳳姐道：「求你替我禱告，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。」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。劉老老道：「姑奶奶，不用那個。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，好了，花上幾百錢就是了，那用這些。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許愿。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。」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，

不好勉强，只得留下，說：「老老，我的命交給你了。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，也交給你了。」劉老老順口答應，便說：「這麽着，我看天氣尚早，　　赶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兒姑奶奶好了，再請還願去。」

鳳姐因被衆　　魂纏繞害怕，巴不得他就去，便說：「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穩　　一覺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庄家孩子没有見過世面，没的在這裡打嘴。我帶他去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就是多心了。既是偺們一家，這怕什麽。雖說我們窮了，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碍什麽。」劉老老見鳳姐直情，落得叫青兒住幾天，又省了家裡的嚼吃。只怕青兒不肯，不如叫他來問問，若是他肯，就留下。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。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熱閣本和藤本作：熟了，巧姐又不願他去，青兒又願意在這裡。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，辭了平兒，忙忙的赶出城去。不題。

且說櫳翠　　原是賈府的地址，因蓋省親園子，將那菴圈在裡頭，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。今日妙玉被刼，那女尼呈報到官，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，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，依舊住下。不過囘明了賈府。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，只爲賈政新喪，且又心事不寧，也不敢將這些没要　　的事囘禀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。漸漸傳到寶玉耳邊，說妙玉被賊刼去，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。寶玉　　得十分納悶，想来必是被强徒搶去，這個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。但是一無下落，心下甚不放心，每日長噓短嘆。　　說：「這樣一個人自稱爲『檻外人』，怎麽遭此結局！」又想到：「當日園中何等熱鬧，自從二姐姐出閣一來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他一塵不　　是保得住的了，豈知風波頓起，比林妹妹死的更奇！」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来，想到《莊子》上的話，虚無縹緲，人生在世，難免風流雲散，不禁的大哭起来。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，百般的温柔解勸。寶釵初時不知何故，也用話箴規，怎奈寶玉抑鬱不解，又覺精神恍惚。寶釵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聽，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，也是傷感，只爲寶玉愁煩，便用正言解釋。因提起「蘭兒自送　　囘來，雖不上學，聞得日夜攻苦。他是老太太的重孫，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，老爺爲你日夜焦心，你爲閒情痴意遭塌自己，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！」說得寶玉無言可答，過了一囲纔說道：「我那管人家的閒事，只可歎偺們家的運氣衰頹。」寶釵道：「可又來，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，接緒祖宗遺緒。你只是執迷不悟，如何是好。」寶玉　　來，話不投機，便靠在桌上　　去。寶釵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着，自己都去睡了。

寶玉見屋裡人少，想起：「紫鵑到了這裡，我從没合他說句話知心的兒藤本作：知心的話兒，冷冷清清撂着他，我心裡甚不過意。他呢，又比不得麝月秋紋，我可以安放得的。

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，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，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，他的情義　　也不薄了。如今不知爲什麼，見我就是冷冷的。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，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。我也閣本和藤本作：有不在家的日子，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。到我來了，紫鵑便走開了。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。噯，紫鵑，紫鵑，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，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来麼！」因又一想：「今晚他們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着這個空兒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麼話。倘或我　　有得罪之處，便陪個不是也使得。」想定主意，輕輕的走出了房門，來找紫鵑。

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。寶玉悄悄的走到窻下，只見裡面尚有燈光，便用舌頭舐破窻紙往裡一瞧，見紫鵑獨自挑燈，又不是做什麼，呆呆的坐着。寶玉便輕輕的叫道：「紫鵑姐姐還没有　　麼？」紫鵑　　了唬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纔說：「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」紫鵑　　着，似乎是寶玉的聲音，便問：「是寶二爺麼？」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。紫鵑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，你開了門，我到你屋裡坐坐。」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：「二爺有什麼話，天晚了，請囘罷，明日再說罷。」寶玉　　了，寒了半截。自己還要進去，恐紫鵑未必開門，欲要囘去，這一肚子的隱情，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。無奈，說道：「我也没有多餘的話，只問你一句。」紫鵑道：「既是一句，就請說。」寶玉半日反不言語。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，知他素有痴病，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，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，因站起来細聽了一　　，又問道：「是走了，還是僎跕着呢？有什麼又不說，儘着在這裡慪人。已經慪死了一個，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！這是何苦來呢！」說着，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，見寶玉在那裡獃　　。紫鵑不便再說，囘身剪了剪燭花。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：「紫鵑姐姐，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，怎麼近来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？我固然是個濁物，不配你們理我。但只我有什麼不是，只望姐姐說明了，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！」紫絹　　了，冷笑道：「二爺就是這個話呀，　　有什麼？若就是這個話呢，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　　俗了！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，我是太太　　來的，二爺倒是囘太太去，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箄不得什麼了。」說到這裡，那聲兒便哽咽起来，說着又醒鼻涕，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，便急的跺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，難道你　　不叫我說，叫我斃死了不成！」說着，也嗚咽起來了。

寶玉正在這裡傷心，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：「你叫誰替你說呢？誰是誰的什麼？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，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，何苦来拿我們這些没要　　的墊喘兒呢。」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。你道是誰，原來　　是麝月。寶玉自覺臉上没趣。只

見麝月又說道：「到底是怎麼着？一個陪不是，一個人又不理。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。噯，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，外頭這麼怪冷的，人家央及了這半天，総連個活動氣兒也没有。」又向寶玉道：「剛纔二奶奶說了，多早晚了，打諒你在那裡呢，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！」紫鵑裡面接著說道：「這可是什麼意思呢？早就請二爺進去，有話明日說罷。這是何苦來！」寶玉還要說話，因見麝月在那裡，不好再說別的，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囬，一面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今生今世也難白陪這個心了！惟有老天知道罷了！」說到這裡，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来的，滔滔不斷了。麝月道：「二爺，依我勸你死了心罷，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。」寶玉也不答言，遂進了屋子。只見寶釵睡了，寶玉也知寶釵粧睡。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：「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，巴巴兒的跪閣本和藤本作：跑那裡去鬧，鬧出——」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，遲了一遲纔接着道：「身上不覺怎麼樣？」寶玉也不言語，只搖摇頭兒，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。一夜無眠，自不必說。

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，越發心裡難受，直直的哭了一夜。思前想後，「寶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。後來寶玉明白了，舊病復發，常時哭想，並非忘情負義之徒。今日這種柔情，一發叫人難受，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。如此看來，人生緣分都有一定，在那未到頭時，大家都是痴心妄想。及至無可如何，那糊　　的也就不理會了，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，灑淚悲啼。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，這活的眞真是苦惱傷心，無休無了。箄来竟不如草木石頭，無知無覺，倒也心中乾净！」想到此處，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氷冷了。纔要　　拾睡時，只　　東院裡吵嚷起來。未知何事，下囬分解。